

妈妈，我要飞了



0546162

妈妈，我要飞了

卓 列 兵

湖 北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

妈妈，我要飞了

卓列兵 著

•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9.5印张 1插页 200,000字

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820

ISBN 7—5353—0190—8/I·15

统一书号：10305·106 定价：1.45元

内 容 提 要

收入这本书中的二十八篇短篇小说，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深入少年儿童在学校、家庭或社会的生活，塑造了一些生动感人的形象。他们有的淳朴、善良，有的机灵、调皮，有的粗犷、勇敢。从小说中看到当前的少年儿童，不论生活在山村、湖乡或城镇，都有对理想的追求，对未来的憧憬；充满着童稚的欢乐，有时也有不被老师、家长理解的苦恼。作品带给读者一股清新生活的芳香和一串令人思索的课题。

序

陈伯吹

一位优秀的教师——特别是中小学的语文教师，在他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外，自觉地精益求精，进一步自学语文，以期让语文教学的工作做得更好。久而久之，这位优秀教师必然地对文学有所爱好，甚至利用业余时间，进行创作，最后竟成为一位既是教师，又是作家。

是啊，教师的工作，除了传授各科知识以外，必然兼及思想品德的培养；而作家的的工作就在于塑造典型的正面人物形象，树立优秀的美好的榜样，予人以示范的模式。这么说，两者之间的工作，从形式上看并不相同，而在实质上，岂不是二而一，一而二的吧。

苏联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，从教师岗位走向文坛的，不只《教育诗》的作者安·谢·马卡连柯，他就是一位优秀的教师，享有作家的盛名。当然，我所知有限，即使仅以列宁的故乡来说，教师出身的作家还能记忆起写《有魔法的字》和《三只喜鹊》的奥西耶娃；写《上学去》和《到海边去》的伏隆柯娃；

写《野樱桃树》和《北斗星村》的穆萨托夫……这情况，别的国家也所在都有。这就说明了教学工作与写作工作之间是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的。

我国怎么样呢？也有，并不少。叶圣陶早年就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学校老师，在为孩子们写了《稻草人》、《古代英雄的石像》以外，还写了长篇教育小说《倪焕之》。著名作家（谢）冰心，她也当过教师，写出了《寄小读者》（1—3集）。如果要开列名单，可写好几页，恕不一一列举了。

虽然这并不是一种必然的规律，但优秀的中、小学语文教师，往往是儿童文学作家的后备军，这没什么，轻车熟路，自然而然地异途同归啊。

我受卓列兵同志的委托，为他的短篇小说结集《妈妈，我要飞了》写“序”，却唠唠叨叨地说了这么多，为什么呢？我自以为，这么说，并非废话。

我不自揣鄙陋，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：课堂教学（特别是语文教学）和文学创作是同气相通，同声相求的，目标都是一个：塑造先进的人，出类拔萃的德才兼备的人，从而多出人才，早出人才。为此，两者正象水乳交融，相辅相成的。我这个想法，可能犯主观片面，甚至不成熟的错误。

文学创作，必然要有生活的源泉，这是第一要着。而作为教师，恰恰长日价周旋在少年儿童的队伍

里，生活的积累丰富，对象的情况熟悉，他们的思想感情，心理活动，要比任何人了解得更多，理解得更深。如果这位教师的语文功底好，文学修养高，选上亲切的题材，写作起来就能如鱼得水，下笔挥洒，斐然成章。

我原来有这样的一个见解，如今读了（应该老实说是“走马看花”式的略读）卓列兵同志的作品，即使我还不熟悉他的工作、生活等等的具体情况，但我从他的作品中却找到了我所要找寻的佐证。

遗憾的是每年从四月至九月这期间，惯例地我工作特别忙，还经常要外出参加各种活动，以致抱歉地未能逐篇好好地研读，写出较有份量的评价。但从《给局长写信》、《斑鸠咕咕叫》、《“小嘀咕”之谜》等篇中，可以感觉到有了二十多年教师生涯的作者，生活是丰富多彩的，因而题材面不但不狭隘，而且是多式多样的。

有些同志对于儿童文学作品中的“学校小说”，轻率地予以否定，认为在学校围墙内写不出好作品来，可是如今这本集子的出版，将给予强有力的挑战，并且战而能胜。卓列兵同志虽然是位学校教师，但他的视野宽广，观察精细，加上勤于艺术劳动，从不断实践中认识前进，摄取深刻有味的内容，溶解在艺术性的技巧中，畅通流利，文情并茂。如果能够在

运用文学语言方面多下功夫，写出更活泼的生活的语言（也可以运用适当的贴切的具有新鲜意味的方言），使得描画的情景更具真实感，勾勒的人物更有活气，整个作品自然更能生动，更有情趣了。

在这本集子里，包含二十八篇小说，写的都是儿童生活。也许有人怀疑：“这类作品没味道。”其实不然，只要试读一下《相思鸟》、《珍珠闪闪亮》和《非洲骆驼》等等，象这样具备可读性的作品多着呢。而且所有集子里的作品，当读完以后，总是感受到藏有教育意义。但它不是公式化、概念化的，也不是教条式、指令式的，而是循循善诱，娓娓动听地道来，令人信服，直到最后，教育性就落在其中了。

也有一些同志认为“创作儿童文学作品，毋须考虑到教育；一考虑到教育，就破坏了写作的情绪，束缚了创作的自由发挥……”我不同意这个观点。儿童文学创作，摒除了对读者的教育（当然是寓于愉快中的教育），那就从根本上取消了儿童文学。何况成人文学作品，也是要求对读者有教益的，儿童文学作品更应如此。这是“儿童文学特殊性”之一。

请读者原谅我，容许我将我的“儿童文学观”，得借这篇序文来表白一下。

1985年8月18日于大连师范学院

目 录

序·····	陈伯吹
珍珠闪闪亮·····	1
红色的晚霞·····	10
这是真的·····	19
妈妈，我要飞了·····	32
我们的“渤海湾”·····	41
给局长写信·····	52
“小嘀咕”之谜·····	59
相思鸟·····	70
斑鸠咕咕叫·····	81
非洲骆驼·····	91
新来的算术老师·····	102
孙悟空上天·····	110
特别任务·····	118
牛牛和小燕子·····	126
佳 佳·····	132
新队员·····	142
蓝翅儿·····	148
老师，我不是坏孩子·····	158
可怜天下父母心·····	169

春 喜.....	183
七 九.....	192
“地下”班长.....	203
糖人爷爷.....	215
小弹花匠的烦恼.....	227
锦旗，血样红.....	238
轻轻的暖风.....	251
并不透明的石头.....	263
杜 鵑.....	278

珍珠闪闪亮

早稻胀苞，玉米吐穗，蛙鼓敲得最热闹的时候，湖区养殖珍珠的人们就忙起来了。

清晨，嫣红的朝阳刚从湖面上露出笑脸，捞蚌的船就排着队出发了。桨儿划开了镜子一样平静的湖面，荡起了满湖碎金，耀得人眼花缭乱。

水上小曲悠扬，村里人声喧嚷。如今落实了农村经济政策，户户养殖珍珠，小小的湖村变成了珍珠之乡。记者拍的照片还登到了报纸上，大家越忙越高兴哩！

十二三岁的黑牛正是爱蹦爱跳的年纪，可今天安分得象个小姑娘，还帮着爸爸点珠。他顺手从缸里捞起一个水淋淋的三角蚌。喝！那家伙比爸爸的手板还长，外壳蓝幽幽地闪着光。他小心地扳开外壳，那白嫩淡红的软膜还在微微地蠕动着。黑牛操起一根细长的银针，小心翼翼地拨开一瓣瓣薄膜，然后从小碟子里插一颗半粒米大的珠种，点到那片红生生的膜上。

他的神情是那样专注，乌黑发亮的眸子一动不动，只有那长长的睫毛扑闪扑闪的。瞧他那灵巧的双手，熟练的动作，就象一个技术高超的医生在作手术。

黑牛的技术是向他的爸爸学来的。别看黑牛爸文化不高，但他心灵手巧，织网打鱼，垒砖盖房，样样都会。平常见什么，学什么，会什么。十年前，湖里来了两位浙江客，

出大价钱雇他们捞湖蚌，还要把湖蚌运回去。黑牛爸觉得挺奇怪，后来终于打听到，这种三角蚌里竟能培植出宝贵的珍珠来。于是他拜这两位浙江客为师，从选种点珠到分塘养殖，学了个全套技术，成为这远近湖乡第一个养殖珍珠的土专家。经他手点的珠，成活率达百分之九十以上。他培育的珍珠个儿大，珠色纯，一颗颗晶莹透亮，光彩夺目。只因为早几年“割尾巴”运动中他挨了批，才丢下了这门手艺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外贸部门的同志三番五次上门动员他养殖珍珠，他才重操旧业。今年落实了农村的经济政策，村里养殖珍珠的格外多起来，黑牛爸自然而然成了公认的技师。他一天到晚忙得屁股不沾凳子，连自己家的几百只蚌也没有点完。今天刚好有空，才领着黑牛一起干。

“吱呀”一声，堂屋门慢慢开了。黑牛偏过头一望，从门缝里伸进一颗脑袋来，四方脸，粗眉大眼，嘴巴边一圈浓黑的胡子，就象罩着个斗笠圈。啊！这是胡子大叔。

胡子叔原是爸爸的好朋友。黑牛没上学的那会儿，胡子叔差不多天天要来坐一会儿，他最喜欢逗黑牛，常常把他拉到怀里，要与他挨挨脸。黑牛一看到那浓黑的胡子就怕，一边用小手打着胡子脸，一边喊着：“鞋刷子！鞋刷子！”这时胡子叔就会呵呵地笑起来。黑牛非常喜欢胡子叔，因为他一来，家里就有了笑声，添了欢乐。

可这几年，胡子叔叔不来了，更看不到他与爸爸在一起乐呵呵地谈笑了。听妈妈讲，那次爸爸被批斗是胡子叔使的坏。黑牛有点不相信，好朋友还会使坏么？

今天，胡子叔是不是找爸爸来“和亲家”的呢？黑牛忍不住亲热地喊了一声：“胡子叔！”

胡子叔尴尬地笑了笑，粗壮的身躯从门缝里挤进来，又站着不动了。

他畏畏缩缩地望了爸爸一眼，又赶紧低下头，嘴角不自然地抽动几下，终于挤出了三个字：“如松哥！”

黑牛真有些不懂，结实得象条牛的胡子叔在爸爸面前怎么变得象老鼠见了猫。他偷偷望望爸爸，爸爸象没看见胡子叔一样，眼角都没抬一抬；可他发现，爸爸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，拿着针的手在微微抖动，甚至好几次都没有点到应点的位置。这是怎么啦？黑牛看看爸爸，又望望胡子叔。

胡子叔迟疑了一会，又抬起手背擦了擦嘴巴，半天才憋出一句话：“如松哥，我是想……今年想养两百珍珠蚌……想请您帮忙点点珠。”

胡子叔的话说得很慢，就象一个个字是从喉咙眼里硬挤出来的。看到半天没回声，他又不安地搓着那双大手板，瞟了黑牛爸一眼。

“嗨，你也想搞资本主义了？”黑牛爸冷笑了一声，半天才冒出了这样一句话。

胡子叔的脸一会儿红，一会儿白，就象掉到油锅里的虾子。

“真是对不起，我没工夫。你看，自己的都还没点完。”黑牛爸又补了一句。

黑牛睁大眼睛望着爸爸，好象今天才认识他。黑牛看出来，爸爸是在推托。这些天不管是谁上门来请，他总是二话不说，跟人就走。他还对黑牛说过，“多养珍珠能为国家增加外汇，又能为集体、为社员增加收入。帮助发展养殖珍珠，也是为四化作贡献。”现在他却说忙，其实是不愿给胡

子叔帮忙。他真想不通，大人闹不团结为什么要闹那么久。班上的同学吵了架，隔不了三天就要偷偷和好；要不，心里准难受得发慌。难道大人心里就不发慌？

黑牛有心要给胡子叔帮帮忙，便连忙插嘴说：“爸爸，家里的我来点吧，你给胡子叔去帮忙。”

要是平常，爸爸准会夸黑牛懂事。可今天他不知为什么，回头狠狠瞪了黑牛一眼，吼着：“你点你点，你点个屁，鸟毛没干就想逞能？”

黑牛从没看到爸爸对他这么凶过，一下子吓住了。他觉得很委屈。哼！平常老叫我团结同学，不和人打架相骂，可现在，你自己就不团结。难道就只许大人说小孩么。我们老师都讲民主，还欢迎同学给他提意见。可你……黑牛这么想着，但看着爸爸那绷得紧紧的脸，没敢说出口。他知道爸爸那炮弹脾气，一点火就会炸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胡子叔已经走了。只有爸爸呆呆地捧着下巴出神。他不知爸爸在想什么。他怎能知道爸爸又陷入了那一段不愉快的回忆呢……

在那动乱年月里，一天傍晚，队里刚刚收工，黑牛爸裤腿一挽，走下了门前那口大水塘。他在这里精心养殖着好几百珍珠蚌，再过一年就可以收珍珠了。黑牛爸把珠蚌看得比什么都宝贵，妈妈笑他象伺候祖宗老子一样，每天下工，他都少不了来侍弄一番。

水塘里露出好几排木桩，并排搁着一根根长竹竿。黑牛爸把竹竿一提，喝，上面用尼龙绳吊着一长排三角蚌。他一个一个地察看着，不时从口袋里抽出一把软毛刷子，轻轻地刷洗着硬壳上沾着的泥沙。内行的人知道，保持外壳清洁，

才能保证育出的珍珠晶莹透明。

黑牛爸正刷得起劲，风风火火地跑来一个人。这人粗眉大眼，一圈浓黑的胡子围着嘴巴。黑牛爸一抬眼看见他，老远就打招呼：“胡子，回来了，又搞么子新名堂了？”

胡子参加了公社的什么理论组，听说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任务是割掉资本主义尾巴。其中有一条是“私人养殖珍珠，大发资本主义横财”。胡子一边听一边想起了黑牛爸的那几百珍珠蚌，好朋友总得先关照一下，免得吃亏。因此，他刚一回队，就急急忙忙来找黑牛爸。

胡子叔一见黑牛爸还泡在水里，专心地刷着那些三角蚌，连忙一把将他拉上来，咬着他的耳朵根子，挺神秘地说：“如松哥呀，上面又吹风了，要割资本主义尾巴。”

“割尾巴？什么尾巴不尾巴，反正我没有尾巴。”黑牛爸甩了甩手上的水珠子，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。

“哎呀，你还蒙在鼓里咧，”胡子叔把脚一顿；急呼呼地说，“他们说是资本主义泛滥，要批判，要斗争。私人养殖珍珠也是一条。”

黑牛爸一听笑了：“喝，你别吓我好不好？我一不偷，二不抢，三不投机倒把，就凭手艺养殖珍珠，要我丢了这些珍珠蚌，简直是挖我的心肝呀！”黑牛爸心疼地望着那些珍珠蚌。那上面凝聚着他的心血呀！光是捞那些母蚌，他就三次下湖，菱角刺把两条腿刮得鲜血直流。那些三角蚌又长得娇气，夏天怕热，冬天怕冷，刮风下雨都牵肠挂肚。天天都在塘里泡，现在整整两年了，七百多个日日夜夜啊，就要一下全毁了。这不是要命吗！只差一年就有收成了，这不等于是一把快到手的珍珠往湖里丢吗？

黑牛爸眼睛睁得酒杯大，牙齿咬得嘞嘞响，他心一横说：“不，砍我的脑壳也不丢。有理走遍天下，我就不相信政府会有这号要命的政策。谁来割我的尾巴，我就跟他讲理。”

不久，割尾巴的真来了。工作队一进村，就把黑牛爸定做割尾巴的重点户，指定胡子叔抓他的典型。就这样，一对好朋友变成了对头冤家。

“四人帮”倒了台，大家才如梦初醒。胡子叔更是羞愧，他曾好几次找上门来给黑牛爸赔礼，但每次他从前门进，黑牛爸就从后门走，死也不肯与他碰面。

去年，社员们又开始养珍珠蚌，胡子叔却不敢请黑牛爸点珠，自己费了好大的劲，一个也没有成活。今年实在没法，才硬着头皮来求黑牛爸，可还是碰了钉子。

黑牛却把这件事看得很简单，在学校里，再大的“仇人”，只要勾勾小指头，就可以言归于好。报纸上不是讲，要把仇恨集中到“四人帮”身上吗？黑牛趴在爸爸的膝盖上，仰起脸，望着爸爸那双出神的眼睛，轻轻地摇着爸爸的腿，恳求着：“爸爸，爸爸，原谅胡子叔吧。你们搞好团结吧！”

黑牛爸没有出声。他跟胡子是一块长大的，土改那阵，他们俩一起扛着红缨枪站岗放哨。饿了，一个红薯一人一半；冷了，一件破棉袄俩人披。那时，他们是多好的兄弟呀！唉，“割尾巴”那阵，胡子才被鬼迷了心窍。其实，那也难怪他呀！那阵子，左一个运动，右一个运动，谁不弄得晕头转向哩。但一想起那几百珍珠蚌，黑牛爸的心里就隐隐

作痛，他怎么也转不过这个弯来。

夜静悄悄的，周围是那样寂静，黑牛爸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来。他今天又帮别人点了二百多个蚌，他觉得浑身发软，眼皮也抬不起来了。刚准备躺下休息，却隐约听到隔壁有两个孩子谈话的声音。

“喂，看清楚吗？两边都有三片膜，你记住它们的颜色就行了。第一层是黄色，第二层是淡红色，第三层是白的。看清了么？”这是黑牛的声音。

“嗯，看清了，颜色不相同的。”一个纤细的声音在回答着。

谁家的孩子，这么晚还不回家？黑牛爸好奇地坐起来，从窗棂格子里望过去，只见两颗小脑袋挤在电灯下，他看清了，另一张小脸是胡子家的二灵。

黑牛手里拿着一只扳开的三角蚌，正在指指点点：“种珠要用第三层膜，它颜色白，养出来的珠色泽好看，这是爸爸教我的。采下了这片膜，用最快的小刀切成小方块，只有半粒米那么大。植珠时，就用这样的银针，先在母蚌的第二层上刺个小洞，就是淡红的那层。然后用银针插一粒珠种，小心地嵌到小洞里。你看，我点一粒……好，你也来试试。”

“不，我怕。”

“呃，这有什么怕的。学会就好了。我保管把你教会。”

黑牛爸听到这里，心里猛地一震。小家伙正瞒着他，专心地给二灵传授技术哩。

“小心一点，手不要颤嘛。爸爸讲的首先要手稳，要是